

# 卡斯楚訪問智利及其影響

王建勛

## 壹 智利社會黨執政後的左傾政策

智利雖具有傳統民主政治，但迄今國家之貧窮與落后，與其他中南美洲國家無大差異。由於外資開發智利資源，土地不能改革，經濟情況難以改善。尤其舉世著名的智利銅礦，在國人要求國有化運動中，經常造成政治混亂。在基督教民主黨執政開始，傅瑞（Eduardo Frei）總統為順應智利人民所需要的改革，曾允諾在其六年任內完成「自由革命」。但在六年期間，憲法改革案未獲通過，土地改革進行遲緩，制止通貨膨脹失敗，銅礦國有化亦遭到阻礙。凡此，均說明前傅瑞總統的諾言未能完全實現。人民生活難以改善，普遍對傅瑞總統失望。另一方面，「自由革命」在國內政治上亦引起爭論，左、右兩派的鬥爭愈形激烈，社會亦就跟着不斷發生騷亂。於是基督教內部亦起分裂，左派勢力厥起，在在都威脅着智利的民主政治。就如一九六九年三月，智利國會議員選舉以後，右派國家黨即不再與傅瑞合作，並推出亞歷山大（Jorge Alessandre）與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杜麥克（Rodomiro Tomic）抗衡。但是自一九六九年五月以來，右派軍人經常鎮壓羣衆暴亂，其所演成的流血事件，更激起左派政黨堅持採取聯合陣線，支持社會黨的亞蘭德（Salvador Allende）競選。以致一九七〇年九月，六年一度的智利大選，左傾的社會黨領袖亞蘭德竟領先獲得八十七萬多票。基督教民主黨杜麥克獲六十六萬多票，國家黨亞歷山大約得八十四萬多票。因為三人中無人獲得過半數的多數票，依智利憲法規定，應由國會就得票較多的兩位候選人中，投票選擇一人為總統。結果在亞歷山大與亞蘭德競爭中，亞蘭德終以一票對五三票當選為智利總統。

亞蘭德現年六十二歲，原為醫生，歷任國會議員、衛生部長及參議院主席。一九六七年間曾赴古巴參加「拉丁美洲人民團結組織會議」。他自認為馬克斯主義信徒，且受古巴卡斯楚之影響。亞蘭德自一九五二年領導社會黨

參加大選，至今已屆四度競選總統。而亞蘭德此次競選獲勝，可以說完全是包括共黨在內的左派聯合力量的支持。

亞蘭德當選以後，即宣佈他的政府將在合法範圍內把外國人之企業收為國有。他指出在智利每天有一百卅萬美元流出智利，這個數目等於一百萬智利人民的一日所得。他並且說，在拉丁美洲的外人投資總共有六十八億美元，但已有八十億元流出了拉丁美洲。所以他表示，在他就任總統以後，他的政府將首先把銅礦、鐵礦、硝酸鹽礦收為國有。然後再決定何種獨佔事業實施國有化。

果然，亞蘭德就職不久，即宣佈簽署憲法修改草案。這項草案規定將目前掌握在美國安那康達（Anacond Coppes Co.）、肯奈柯特（Kennecott-Copper Co.）等公司的銅礦實行國有化。但是按照這項草案的規定，智利將給予美國銅礦公司賠償，在卅年內付清。接着智利又和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等國在祕魯首都利馬集會，通過對於外國資本的管理，外國企業每年匯出的利潤不得超過利潤總數的百分之卅四，不准外國資本直接在已能滿足需要的部門投資。非經准許不准外國資本購買本國投資者之股票，更禁止外國資本在公營事業中投資。同時，亞蘭德又宣佈徹底實行土地改革，促進農村合作化，藉以加強國家對主要經濟部門之管理。

在這些改革上，亞蘭德為竭力拉攏保守黨及基督教民主黨未來對於修改憲法之支持，並且在國會中仍佔有七十五席的基督教民主黨要求亞蘭德保證所有政黨的合法、新聞的自由、工會的自治，而聯合國國家黨迫使亞蘭德就範。使亞蘭德必須明確表示他將不會走共產主義的道路。但是儘管亞蘭德一再宣稱：我的政府是民主、民族、人民、革命的政府。支持亞蘭德的親蘇共黨却聲言：我們所追求的並非社會主義政權，而是以勞農大眾為基礎的政權。而亦在迫使亞蘭德接受共產主義的主張。亞蘭德雖無意立刻建立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但其所任命的十五名內閣人員，其中就有三名共產黨，五名馬克斯主義者，並且因為卡斯楚是亞蘭德的「老友」，在其當選以後，即與卡斯

楚類類聯繫。

智利原已於一九六四年間，先後與蘇俄、捷克、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共黨國家恢復外交關係。可是亞蘭德上台不久——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即宣佈與古巴恢復外交、領事、貿易和文化關係。然後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又與共匪共同發表聯合公報，正式宣佈建立外交關係。另外亦在尋求與北越、北韓建立關係。如此，智利內政上的左傾雖未必能解決國內一切困難，但其左傾外交政策則可能對於拉丁美洲各國潛在的左傾激烈份子發生鼓勵和支持的作用，使智利可能成爲國際共黨滲入拉丁美洲的跳板。因而在亞蘭德就任總統以後，使整個西半球都感到不安。

## 貳 古巴卡斯楚訪問智利的動機

自從古巴赤化以後，卡斯楚就不斷以金錢、武器支援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玻利維亞，以及瓜地馬拉等國共黨從事武裝叛亂。並且各國共黨武裝叛亂份子，很多都接受過古巴的游擊戰訓練。這是國際間一再證實，亦是卡斯楚所曾經承認過的事。但是不久由於蘇俄與共匪的內鬨，已經把拉丁美洲共黨運動分化，而在一九六二年古巴火箭危機以來，卡斯楚與蘇俄間的紛歧擴大，拉丁美洲共黨就很明顯的分出「卡斯楚主義」與「蘇俄修正主義」。加以近年來，蘇俄與卡斯楚都企圖對拉丁美洲共黨發生領導作用，所以兩派共黨就時起爭端。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舉行第一屆「拉丁美洲人民團結組織會議」，兩派激烈爭論，特別證明了拉丁美洲共黨「傳統派」與「卡斯楚」派間的惡化。所以自一九六二年古巴火箭危機以後，蘇俄對古巴「革命輸出」的抵制，其所造成拉丁美洲共黨的分裂，使山區中的共黨武裝叛亂，在各國政府與美國軍事顧問密切合作間，已感到極大壓力。一九六七年十月，古巴共黨游擊隊首領蓋瓦拉(Ernesto Guevara)在玻利維亞被擊斃以後，共黨武裝組織即多被圍剿，最後連共黨游擊隊在山區叛亂的老巢亦多被迫棄守。

古巴卡斯楚支援拉丁美洲共黨建立游擊隊組織、武裝叛亂基地，原亦是一個極沉重的担子。一九六八年以來，古巴「蔗糖增產」的失敗與蘇俄不斷以停止經濟援助的壓迫，以及不堪暴力統治下的人民反抗，使卡斯楚政權已

卡斯楚訪問智利及其影響

有不穩的現象。面對着拉丁美洲共黨武裝叛亂的失敗，卡斯楚爲使不因「革命輸出」而致古巴經濟窒息，並且爲了蘇俄的援助，亦必須緩和與莫斯科的關係。在支援拉丁美洲共黨游擊戰的策略方面，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但卡斯楚如因蘇俄的抵制而對蘇俄的壓力屈服，則其對拉丁美洲所發動的「暴力革命」，在理論上將完全破產；如因內部的困難而終止支援共黨武裝革命，其政權勢必亦無法維持。是故卡斯楚一方指使拉丁美洲共黨將「鄉村游擊戰」改變爲「城市游擊戰」，一方與拉丁美洲「傳統派」共黨謀取妥協，以便能繼續維持「卡斯楚主義」在拉丁美洲「人民革命」中，仍是一個重要的典範。

事實上，拉丁美洲情勢的變遷，亦迫使卡斯楚必須要修改他的策略。自一九六八年十月秘魯爆發民族主義的軍事政變，其所發動的石油國有化運動，曾影響到整個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在「經濟利益」方面發生衝突。從此不但招致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且亦引起各國政府反抗美國的控制，脫離美國勢力之意向。而蘇俄乘機以加強經濟貿易爲餌，除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巴拉圭外，與南美洲國家均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是蘇俄企圖藉機改變以美國爲領導中心的美洲國家關係現勢。蘇俄一方面影響各國政府，一方面加強領導親蘇共黨，圖使共黨在受到尊重氣氛中活動。以獲得若干國家政府對共黨改行安撫政策，並承認其合法。在這種情勢下，古巴共黨的「武裝革命」理論已受到嚴重阻礙。所以在一九六九年間，卡斯楚不但聲言同情拉丁美洲「民族主義革命」，並且還主動要求與秘魯建立正常關係。及至一九七〇年智利大選，亞蘭德競選總統獲勝，卡斯楚就首先表示了慶賀，並表示有意到智利訪問。其目的不外是在其極度困難當中最先要突破美國所施予的經濟封鎖，然後在不違背古巴共黨利益原則下，擺脫自一九六四年以來，「美洲國家組織」各國斷絕與古巴關係所造成的孤立。如此才容易維持古巴共黨對拉丁美洲所有「革命運動」的影響力了。

## 參 卡斯楚的訪問與智利的羣衆暴亂

亂

古巴卡斯楚是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到達智利，曾作長達十二天的停

留，才離開智利經過祕魯及厄瓜多爾返回古巴。這是因為祕魯與厄瓜多爾都主張美洲國家組織應恢復與古巴之正常關係。卡斯楚爲了要鼓動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他抵達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的時候，曾首先聲明說：拉丁美洲的歷史可證明拉丁美洲人民終於會達成獨立的目的。

卡斯楚在智利所受到亞蘭德政府的熱烈歡迎，可說是自英國女王及前法國總統戴高樂以來所僅見。在卡斯楚十二天訪問中，他曾參觀了智利各大學、礦場及工業區。在其返回聖地牙哥的時候又曾與許多學生及工人晤談。當卡斯楚參觀智利北部世界最大的朱基卡瑪達（Chugucamata）銅礦時，居住在安第斯（Andres）山腳下的三萬多礦工均來至街道歡迎。此一銅礦平均年產純銅二十七萬九千噸。因爲這些礦工正在爲了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的工資而與政府發生着衝突，當然卡斯楚的到來就要對這些礦工發生一些調解性的作用。所以他曾面對着這些工人說：在本質上言，礦產國有化以後，礦產不只是屬於礦工，而亦是屬於國家。所以阻礙了生產，亦就是阻礙了國家的進步。當卡斯楚參觀另一個薩爾皮特（Salpêtre）銅礦時，又曾告訴礦工們，古巴並不輸出革命。這是在卡斯楚奪取政權以來，在其所有言論中，首次明確否認他是支持拉丁美洲「武裝革命」的禍首。

卡斯楚的到來，對智利人民而言，無疑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其恐怖與震驚的心情，無法被亞蘭德妥善的安排所掩蓋。在卡斯楚到達智利以前，國家黨就曾向亞蘭德提出抗議。因爲國家黨擔心卡斯楚的到來會給予智利共黨及左派政黨在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上帶來更多的鼓勵和機會。果真的，在卡斯楚十二天的訪問日程當中，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却爆發了羣衆暴亂。首先是國內政治上，由於卡斯楚的訪問，使基督教民主黨、國家黨與左派人民統一陣線間發生衝突。一些保守派的報紙輿論抨擊卡斯楚的訪問是對當前智利的政治施予一種壓力。並譴責亞蘭德不遵守維護人民自由保證的諾言。然後一些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份子就在大街上從事暴亂，焚燬街頭停放的汽車，並有人向空中開槍。由於大學的自治，亞蘭德對於學生的騷動未便干預，至使事件逐漸擴大。至十一月十七日，情勢愈形惡化。在婦女羣衆亦舉行示威的時候，共黨、社會黨以及基督教民主黨等激進份子就混雜在極左與極右的羣衆衝突當中。結果演變成九十三人受傷的慘劇。在當日晚，在聖地牙哥波維維亞（Providencia）區的衛生部又遭暴徒的襲擊，並

放火焚燒其建築。另外在圍繞着亞蘭德總統的官邸四週亦發生了槍戰。亞蘭德試圖恢復社會秩序，一方面關閉所有鼓動暴亂的廣播電台，一方面宣佈緊急情況，使聖地牙哥完全在軍事控制之下。直到翌日晚，警察所施放的催淚彈的煙霧仍在瀰漫。很多商店的門窗被暴徒打碎。在聖地牙哥極度混亂的時候，亦正是亞蘭德和卡斯楚在國民廣場上接受那些左傾羣衆歡呼的刹那。

亞蘭德曾告訴廣場中的羣衆說：智利人民要製造有如巴西人民反對古拉（Joao Goulart）統治的一種恐怖氣氛；而並不是我要對人民施暴。他又說：在智利人民委託於我的總統任期中，我將不會離開我的職位。我向那些所有政黨及激進的人們呼籲，不但應該相互團結，並且亦不要忘記分裂、官僚、自私所造成的那些錯誤。而卡斯楚亦告訴那些智利羣衆，他來到智利是要看當前智利所進展的一種團結而不尋常的革命運動；在一種具有反對力量的阻礙中能以和平的方法達到革命的目的。但是他強調說：智利有超出古巴的長久而優良的政治傳統。但是他表示，在古巴他們可以在十分鐘之內集合如同現在在場的衆多羣衆。

## 肆 結論

在二十四個拉丁美洲國家當中，智利算是比較進步，而又能保持民主傳統的。所以篤信馬克斯主義的亞蘭德以民主程序當選爲總統，就會容易引起世人的驚異。亞蘭德接受與保守及自由主義政黨妥協，但又經不起左翼聯盟的壓力，當然他的各項政策就難免不受到左派政黨的影響。目前智利共黨勢力雖大，但其所持之社會鬥爭策略與智利保守及自由主義政黨爲維護智利之民主傳統是絕對無法相容。這是卡斯楚來到智利，立刻就引發了羣衆暴亂的主要原因。

以目前而言，卡斯楚仍是赤化拉丁美洲的主流。但是卡斯楚支援拉丁美洲武裝革命的失敗，使他不得不改變策略來適應拉丁美洲的各種革命運動。這證明共黨奪取政權雖多依靠暴力，但一當發現可以運用民主程序可以達到同樣目的的時候，他們亦可以偽裝民主。在十一年前，卡斯楚還不是以反抗

新憲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擴展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與政治自治。其後，經濟發展與經濟平衡的責任將落在各共和國的肩上。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接近，大部份責任將由落後共和國負擔；這些共和國可通過聯邦落後地區基金會以貸款方式獲得財力支助。事實上，這些改革乃是中央強制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的平等主義之退却；而發展差距將繼續存在下去。這種做法必然引起黨內一些資深黨員和富有理想的青年不滿。也許，爲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南斯拉夫不得如此做；而且，這樣一來，或許會刺激落後地區努力迎頭趕上。但是，無論如何這一情勢對南斯拉夫的統一是有損無益的。

※ ※ ※

在國際上，南斯拉夫所執行的「不結盟」戰略，雖然沒有達到在國際政治上建立一個團結一致的第三世界力量目的，但已在國際事務中造成南斯拉夫獨特的地位。最近，它同歐洲共同市場與東歐經濟互助會（註十）皆順利達成貿易談判，去年美國總統訪南，它同中共以及梵蒂岡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今年狄托訪問西方國家等皆使南斯拉夫在國際上的地位愈加顯著。但是，在對外關係中，最感困難的依然是對蘇俄的關係。

有兩個因素使巴爾幹半島在俄共眼中更形重要：一是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來，俄共已在中東地區擴大介入，地中海俄海軍力量亦不斷擴張；另一是中共勢力在巴爾幹的成長。今夏南外長訪匪，遭到華沙公約國的攻擊，八月二日華沙公約國克里米亞會議時，這些攻擊再趨激烈。

俄共集團對南斯拉夫的攻擊與軍事姿態使南國有機會表現其抵抗侵略的決心，今秋南國舉行了大規模的演習以測驗其全民防衛系統。九月底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訪南，南斯拉夫人曾逼布某放棄「布里茲涅夫主義」，布某則說「有限主權論」是西方捏造出來的，並重申各共產國家有權尋找自己通往馬克斯主義的道路（註十一）。俄南關係似獲改善。但是，人們依然懷疑，俄人會不會在暗地裏促使南斯拉夫的分裂。

一九七一年初，流亡在西歐的克羅地人突然呼籲：在蘇俄的保護下建立獨立的克羅地國家，並暗示事成之後，克羅地將向蘇俄提供戰略空軍與海軍基地以爲報償。在未來，俄共是否會套用印度出兵東巴建立孟加拉國的公式來對付南斯拉夫，是不易斷定的事。

南斯拉夫人民對南斯拉夫聯邦國家忠誠的程度很難判斷。但是，至少知

南斯拉夫的内憂

道其強烈程度不足够遏止內部爭執；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有外國力量試圖利用南國內爭，則很可能促成南斯拉夫各邦捐棄敵意共同對付外來威脅。這樣看來，南斯拉夫未來的命運依賴其週圍形勢的程度甚於其內部的努力。

註一：吉拉斯，「不完善的社會」（中文版），香港，第一二五頁。

註二：「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元月廿九日，第八頁。

註三：「先鋒論壇報」，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

註四：「Borba」, Belgrade 28 Feb. 1971, pp. 5-8A。

註五：「憲法修改草案」（見註四）第三十五條修改案第一條及第十條。

註六：轉引「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第廿頁。

註七：「紐約時報」，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第十一頁。

註八：「The Japan Times」, 12 & 14 Dec. 1971。

註九：「布爾格萊特電台」，一九七〇年元月廿四日。

註十：南斯拉夫不是「經互會」會員國。

註十一：「時代」週刊，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第一八頁。

（上接第74頁）

巴地斯達（Batas）獨裁統治爲藉口，突然把暴力加諸人民，而攫取了古巴政權。所以儘管卡斯楚在訪問智利期間掩飾其恐怖的面孔，但仍不能減少智利人民對他的恐懼。

卡斯楚此次訪問智利，對智利的影響當然很大。卡斯楚激起智利左、右兩派羣衆的暴亂，起碼對於亞蘭德主張在合法程序中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情緒受到了傷害。誠然的，右派反對力量對亞蘭德的攻擊所造成的社會騷亂，比起一九七〇年十月智利陸軍司令斯其也地（Schneider）所激發的暴亂事件還要嚴重。因爲右派反對力量的擴大，很可能會迫使亞蘭德放棄合法程序，走向共產主義，而使智利成爲第二個古巴。

智利、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及秘魯等國家，早已倡議美洲國家組織恢復與古巴的關係。所以卡斯楚此行之目的，亦就是要這些國家能主動的破壞一九六四年以來，美洲國家組織通過斷絕與古巴關係的決議。所以今後古巴與拉丁美洲國家間關係的演變，將會使原已動盪不安的拉丁美洲，更增加新的混亂。